

四十四期書評書目刊出項青先生討論「雙重人」的文字，剛好最近我也讀了，感覺很有興趣，以下是我的讀後感：

若說文學的功用在於創造美，則我們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雙重人」中獲得的，只是「苦澀的美感」。因為在這本書中缺少陽光，沒有歡笑，有的只是陰濕與邪惡。使人看後不寒而慄。

「雙重人」的主題，在剖析人的分裂的性格。

人的性格具有二元性，在聖經時代已有記載，保羅說：「我所作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願意的，我並不作。」人有種種感情與慾望，其中有善有惡；人勉力行善時，可能同時嚮往罪惡。「我恨自己」，在這句簡單的話中，可以看出「我」藉着情緒的反應「恨」起「自己」，「自己」成為「我」的客體，兩者對立起來了。因此人的性格不是統一的，是高尚與卑下，惡行與德性的混合物。「我」了解「自己」的惡行才能產生「恨」。史蒂文生在他的小說「傑克爾博士與海德先生的奇症」（化身博士）一書中所描述的雙重性格是：「我」不知道「自己」。他將兩組不相干的感覺與聯想置於一個肉體中，這兩種感覺與聯想交互表現而各不知覺，這屬於雙重性格的第二型態。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「雙重人」，却塑造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型態，他將書中主角柯里亞金複製成兩個，於是成為柯里亞金與柯里亞金第二。這兩位柯里亞金在外表上衣著容貌完全一致，而思想行止則南轅北轍。這在現實中是極不可能的現象。杜斯妥也夫斯基曾說：「我的重點不在小說而在觀念；我要指出人心的深度。」這是他為文的態度，因此「雙重人」選擇了這麼奇特的方式。

兩個容貌酷似的人，獨處時並不引人注意，若這兩個人同時出現了，就不免令人震驚。因此，讀「雙重人」時，不僅要注意到兩者之間的相似，主要的要觀察到兩者之間的差異。用這種態度來閱讀「雙重人」，效果雖是苦澀的，却彷彿咀嚼橄欖一般，其

也談

雙重人

味無窮。

「雙重人」的時代，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時代。柯里亞金是沙皇治下某一機關的小官吏，這些小官吏充斥於彼得堡街頭，他們待遇菲薄，却要維持場面，因此非常窮困。這是一般情形。至於柯里亞金，却並非完全如此。他有七百五十盧布。我們且看看柯里亞金對這筆錢的看法：

沙岡

「七百五十盧布！」他壓低聲音自言語。「七百五十盧布，一筆大錢，相當大的數目！」他繼續微聲說着，開心得有點發抖。「誰都會高興有這一筆錢！我倒想見見不把這筆錢放在眼裏的人，錢很可以大大作爲一番的！」

從這段話中，可以確確實實了解到七百五十盧布是一筆大錢。既然他並不是太窮的小官吏，理應可以舒服的生活下去，爲什麼會導致精神分裂呢？這可以從他的性格加以分析。柯里亞金租了一輛「淡藍色車身上繪着紋飾」的馬車，他的僕人穿着租來的制服，去赴他的恩人宮廷參議奧蘇非·伊凡諾維奇爲女兒卡拉舉行的生日晚會，然而宴會主人並沒有邀請柯里亞金。在途中，柯里亞金遇到了長官翁得雷·菲律普維奇後，突然轉念去看望他的醫生。這是本書第一章的情節。從這裏開始，已經顯示出柯里亞金情緒上的不穩定了。我們可以從他與醫生的一段對話中，看出彼得堡當時的社會風尚，以及柯里亞金的性格與精神狀態。

「大夫，我喜歡安靜，不喜歡社交生活，」柯里亞金說：「上流社會，你必須奉承，他們要求你那樣做。不僅如此，他們要求你俏皮機智。可是他們那一套我從來沒有學會，大夫，我學不來那些巧言令色的勾當，我沒有時間去學。我只不過是個簡簡單單不裝模作樣的人，沒有一點引人注目的才華。」

「大夫，我對你毫無隱瞞，你也曉得，我是微不足道的人，不過，幸好我自己毫不感到遺憾。恰恰相反，我認爲只做個小人物比做什麼要人來得光榮。我不喜歡勾心鬭角，我也以這點自傲。我做事光明磊落，不鬼

鬼祟祟，不工心計，雖然我高興時也能陷害許多人——而且很清楚要那些人倒楣，怎麼整治他們。但是我却不願意做這種勾當來侮蔑我的人格。大夫，對於這點，我絕不幹。」

這兩段話中有關性格部分，柯里亞金不止一次與他的同事說過，即使他的複製品柯里亞金第二，他也一再說過。

從他的話中，可以了解當時彼得堡那個腐敗的官場中，以柯里亞金那樣低微的地位，必須善於吹拍奉迎才可保身，才可陞遷。儘管他說：「做個小人物比做要人來得光榮。」這句話暗示了什麼？一種酸葡萄的作用，說明他對上層社會的欽羨。柯里亞金受潛意識的驅使，去赴宮廷參議的宴會，能够赴那種宴會，也是身分地位的一項說明。

同時不僅以赴宴會來證明自己的身分地位，而且更懷有妄圖獲得參議的女兒卡拉的青睞，來保障並提高自己的地位。所以他雖對着七百五十盧布與奮得有點發抖，柯里亞金並不滿足。

涉及性格部分的談話，全書情節顯示，柯里亞金確如此說的，對人對事保持光明磊落的態度，完全一付安天樂命的樣子。他不鬼鬼祟祟，他不用心計，他不奉迎，但是這不妨碍柯里亞金對這些鬼蜮技倆是晉身之階的認識。「我不願意做這種勾當來侮蔑我的人格，我絕不幹。」這是柯里亞金說的。然而這些他絕對不幹的勾當，柯里亞金第二却幹盡了！而這位柯里亞金第二這些勾當的對象，正是柯里亞金。

在赴宮廷參議的宴會之前，柯里亞金的性格，雖然顯示了若干程

度的不穩定，但是並未分裂。直到赴宴被拒，他的感情與自尊心受到極度挫折與屈辱之後，柯里亞金第二才突然戲劇性地出現了。

參議家的生日晚會正熱烈進行。柯里亞金沒有能够如他所願的走進這個家庭。此刻他縮着身子守候在參議家後門外一些木板與垃圾堆中，等待機會走入這道通往上等社會的門。三個鐘頭過去了。在他猶豫着是否回家的同時，他的腳不由自主地穿過幾個房間，撞入參議家的大廳。這是全書高潮的開始。喧嘩的大廳突然靜止了。「他低垂眼睛站在那裏，然而模模糊糊地瞎咒，當天晚上非把自己的腦袋打穿。」這就是柯里亞金當時的感覺。隨後他開了一些笑話。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臂，另一隻手緊頂住他的背，「他感到自己給推着向一個方向走

去，」「接着他曉得來到樓梯口，然後他跌了一跤，發現已在庭院

中了。柯里亞金就這樣被人拋出了上流社會。這是彼得堡十一月的夜晚，雨夾着雪。他已經濕透，喪失了思考的能力，他靠在芳丹卡河岸上的欄杆，瞅着渾黑洶湧的河水，却不知身在何處。突然間他感到說不出的恐懼，他覺得有人站在身邊，像他一樣靠着河欄。這就是柯里亞金第二。隨後他逃回家中，那個人——柯里亞金第二——正坐在自己床上。

從此以後，柯里亞金第二如附骨之蛆般糾纏着柯里亞金，並且以柯里亞金「絕對不幹」的勾當不停攻擊，直到柯里亞金的精神完全崩潰，被送入瘋人院中。而柯里亞金第二，首先取代了柯里亞金的地位，獲得長官的信賴；其次，他走進

宮廷參議的家中，躋身於彼得堡的上流社會。

「我要指出人心深度。」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說的，他那豐富的思想力，對柯里亞金病態的剖析，實已超越了藝術家的範圍，倒彷彿心理醫生記錄的病歷一般，然而這張病歷絕不乾燥乏味。在這「病歷」的字裏行間，處處閃爍着作者的才華與智慧。

「狂人之夢」是「雙重人」中文譯本中另一篇傑出的小說。「雙重人」於一八四六年出版，「狂人之夢」在一八七七年發表，相隔三十一年。這兩篇小說，分別表現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早年與晚期的思想。因為四年之後，杜氏便去世了。一個感到生命的精力已經枯竭，被嘲為瘋子的男人，在十一月雨後的夜晚（「雙重人」與「狂人之

夢」中的主角，其性格的突變，都在十一月雨後的夜晚！），獨坐在五樓公寓的桌前，桌上有一把實彈手槍，他準備自殺。然而却不知不覺間睡着了。他做了夢，夢到用那把手槍射殺了自己。隨後他從躺着的墳墓中，被一個不知名的生物釋放出來，以驚人的速度朝太空飛去，最後他被遺置在另一個星球上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這個新的星球上，描繪出一個理想的道德境界，一個新的國度。居住在這個國度中的人，是沒有犯過罪的，從不知罪惡為何物，就如「原罪」沒有發生之前的伊甸園一般。那裏的人，他們心境寧靜，不追求認知生命，因為他們的生命是完滿的。他們接納了這個從地球來的瘋子，用他們無猜的心腸，一種宇宙性的包容一切的愛，竭力想把瘋子臉上每個痛

苦的痕跡抹去。然而這從地球來的瘋子，却像病毒般逐漸腐蝕了這個新國度裏的人心，於是驕傲、仇恨、戰爭開始萌芽滋生起來。他們嘗到憂愁的味道，同時愛上憂愁。他們渴望受苦，認為能從痛苦中獲得真理。

從這篇小說中，可以看到杜斯

妥也夫斯基對「原罪」之前的生活的懷念，而這個世界之有罪惡發生，是人的責任，因此消滅這世界中的罪惡，宣揚真理——愛人如己——是每個人迫切的使命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既然在另一個星球上看到過樂園，因此他要重建這個地球上失去的樂園。

「雙重人」是一本比較難讀的書，不合一般通俗、可讀性高的「暢銷書」的條件，不能投合一般讀者冀求的娛樂性，因為一般讀者不習慣對生命作嚴肅的沉思。不過，鑒於今日出版界的出版書目中，「有份量」的書其百分比日漸增加之際，我的看法可以保留。

新書出版啦！ JOHN DENVER SONG BOOK

約翰丹佛歌集

楊光榮編 • 定價40元

精選約翰丹佛名曲四十六首編成，包括
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
Farewell Andromeda,
Back Home Again……

每曲均配合吉他和弦圖，與原譜無異。
配合本歌集之出版，並錄製有 C-60
卡式錄音帶一卷，每卷70元。
連書合購，特價 100元。

初級民謠吉他教本

楊光榮著 • 定價35元

專為初學者而編寫，即使從未接觸吉他，亦可享受自彈自唱之樂。

有簡明的基本解說
有由淺入深的練習曲
有多種實用的伴奏指法
有詳盡的和弦附表

同樂出版社出版

臺北市光復南路33巷18號4樓
總經銷：書評書目社
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96號二樓

電話：5816283 郵撥：19274號書評書目出版社